

汾州府志卷之十三

人物一

宋壯武侯昌楚卿子冠軍宋義孫也始居太原界休爲代王中尉高后崩諸呂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立代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一

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

往見絳侯絳侯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閏月己酉入代邸。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與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明年四月辛亥封昌爲壯武侯。

東觀漢記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略昌宋義孫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氏出自子姓。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漢中尉始居西河介休。案昌爲宋義之孫。當從會稽典錄世系表。但云義生昌。文不具也。漢界休屬太原郡。世系表云西河介休。蓋據魏晉以後言之耳。

舊志鄉賢列春秋時介之推。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周尹吉甫。子然於隱逸列周吉桑。介之推。尹吉甫。辯見沿革及古蹟。介之推。辯見縣山條下。子然引大戴禮曰：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考之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作易行。

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己終身之憂是介山子推之行也北周盧景宣注云晉大夫介之推也據訛文子推作子然而分爲兩人一列人物一列隱逸謬矣吉桑下實以趙簡子遊於西河事則遠在介之推後而列於其前已爲失次又劉向新序作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

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尙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此本一事而傳聞不同其曰西河則泛舉龍門河不得繫之此地今斷自漢起前此傳會失實者槩不濫入

郭徵士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臯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秦別傳曰秦名顯士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四

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旣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宏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

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先李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初秦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秦，秦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干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可量也。已而果然。秦以是名聞天下。

宋徵士冲，字子浚，太原界休人。其事實無考。

水經注：汾水又西南，逕界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冲以有道，司徒徵。案林宗有辟司徒掾舉有道二事，豈子浚亦與之同歟？他無可考。姑據水經注列之。

右漢三人，舊志列郭泰、辛慶忌二人。山西通志於人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五

物列宋昌、漕仲叔、郭翁中、孫會宗於文苑。列宋冲案。漕仲叔，漢書游俠傳作西河漕中叔。郭翁中，史記游俠傳作西河郭公仲。漢書作高翁中。孫會宗，漢書楊惲傳作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翁中，武帝時人。會宗，宣帝時人。中叔，王莽時人。而列中叔於前，亦失次。漢西河郡領縣三十六，在今府境者不及四之一。而郡治遠居河西，不得槩入於此。况俠以武犯禁，如翁中、中叔，所不當列者也。辛慶忌，漢書稱其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唐肅宗時有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爲太原尹。其曾孫謹，史但言其

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至周顯德中辛仲甫。宋史乃云汾州孝義人。舊志於辛雲京下云慶忌二十八代孫。因錫田在縣家焉。辛仲甫下云慶忌之後。至唐封金城王雲京。錫田在縣因而家焉。賜田事不見史傳。惟元時史澤撰辛氏家譜記云。唐金城郡王辛雲京。漢左將軍慶忌二十八代孫也。葬於萬年縣鳳栖原。又云昔金城郡王所錫田有在孝義縣者。子孫因而家焉。是居孝義者雲京之子孫也。雲京寄籍京兆。故葬京兆之萬年縣。不當因其子孫而繫之。孝義由唐溯漢更援狄道。辛慶忌去雲京七百餘年而從雲京。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之子孫改爲孝義人。祀之鄉賢。列之人物。何相沿不察。一至于乎是。

郭侍御史欽。西河人。太康中。以匈奴五部居內地。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欽上疏曰。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匈奴之衆。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之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部。峻其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

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後卒有劉淵之亂

孫太守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符邵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七

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傳巖望想於渭濱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

者無繁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而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恂纂恂子盛纂子統綽並知名

孫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騰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任至尚書郎早終

孫廷尉卿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常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

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絕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

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鰈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爲叅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温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温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

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干城，曾無完郭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邱墟，函夏蕭條，井湮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茫。

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寔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蹶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石之糧，貧者無一殮之飯，田宅不可

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煩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

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宏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

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孫給事中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十一

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殮，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閒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

翼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温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惶遽盛部分諸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温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温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温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

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訖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爲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爲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荆

州與父俱從庾亮。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終於長沙相。

右晉五人。舊志列王延、宋隱二人。通志於人物列王殷、孫康、王延於文苑，列孫楚、孫統、孫綽、孫盛、孫放。案王延仕劉聰，宋隱先仕慕容垂，後仕北魏，皆不當繫之晉。隱曾祖夷，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隱，雖以孝聞，然不能終事一主，固無足稱。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古

述。且自其父家，列人史猶云：西河介休人，徒推本言之耳。王殷，祁人，非今府境。孫統，與綽、盛，自幼渡江。至統子騰，登盛子潛，放附見統。盛傳可也。盛曾孫康、康子伯翳，相去益遠矣。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常盛冬思生魚，勅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

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勸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率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尙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斬準將作亂謀之於延延不從準旣誅劉氏自號漢大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右劉聰時一人舊志繫之晉非也

張成紀侯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旣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

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佺期曰：蠻賊互起。

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

聞奏標其門閭。

宋簡侯宣字道茂西河介休人父洽爲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宣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子真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卒贈司隸謚簡侯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七

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宋列人子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弁爲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雋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冲因言論移日冲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祇好彪爲秘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

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願。願，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審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與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

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鞞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卽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

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豫，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抗沖，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犬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弁獨進及御牀，歔歔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

戎。故令卿縮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雋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右北魏四人舊志列南北朝張濟郭文恭宋敏宋弁
宋翻宋世良宋世軌七人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北魏
張濟宋宣宋愔宋弁宋翻宋世景北齊宋世軌於文
苑列北魏宋隱張偉北齊宋世良考之魏書宋隱西
河介休人而自其父恭已家於廣平列人隱叔父洽
洽第四子宣宣從子愔高允徵士頌稱行司隸校尉
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是宣愔宜從徵士頌繫之西河至宋弁宋翻其傳直
稱廣平列人人翻弟毓毓弟世景其傳稱廣平人毓
子世良世軌北齊書列傳亦稱爲廣平人唐書宰相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三

世系表宋昌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晃晃三子恭
洽畿徙廣平列人晃魏書作活或其更名也宣孫瓊
有孝行愔子顯無子以弁爲後弁北魏名臣今於宋
宣宋愔二傳附見之翻及世景世良世軌據史傳爲
廣平宋氏已久故不載入宋敏舊志但云敦篤有志
行又於宋世良下云敏之子案魏書毓字道和敦篤
有志行子世良然則敏殆毓之訛耳張偉太原中都
人北魏中都乃今榆次縣非府境

鄭興汾州永安人有孝行聞於朝貞觀元年以縣名與
涪州縣名同改爲孝義且以旌興也

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云縣人郭興有孝義故以爲名焉舊志云鄭興父早卒勺水不入口號痛者三日力農養母甘旨不闕母病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剖股爲羹以進母食之愈貞觀元年有司聞於朝詔改永安縣爲今名案郭鄭字相似未知孰是縣名以興改而新舊唐書孝友傳不列其人豈以剖股事出於委巷之陋遂畧之歟

康深汾州介休人貞觀八年爲殿前護駕將軍有功

介休縣志云按碑記深立心寬恕制行端莊太宗封境內神祇敕封太尉元知縣徐養正立碑今在下莊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三

村東

宋學士令文汾州人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及子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躋勇聞之恐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宋右臺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

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頂虹蜺紛錯暑雨滯霽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

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後僂俛尙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卽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設又數年以來公私匱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旣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

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僞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

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通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粵。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叅軍事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

宋總管之悌，令文子之悌，長八尺，以躋勇聞。開元中，歷

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

梁柱國思汾州平遙人幼好儒術重交遊值朝廷用師奮身從戎累功加上柱國大歷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七薛刺史鐵山隰州石樓人破黃巢黨單騎入長安勇智之將罕出其右。

右唐七人舊志列薛融康深鄭興辛雲京宋務光五人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康深宋務光宋之悌辛雲京梁思於文苑列宋令文宋之間薛能考薛融當繫之

汾州府志

卷十三

人物

三

五代辛雲京金城人辯見前宋之間薛能與三國魏孫資北齊張亮隋郭衍俱別見仕實。

李刺史彥從汾州孝義人拳勇善騎射爲漢濮州刺史州故有老吏舞文者皆歛戢。

右五代漢一人